

記得第一次見到李嘉盈 (Jenny) 時，她還是香港電台第四台的主持。當時我去訪問一個英文戲劇的排練，她在旁邊帶着學生打鼓，自我介紹時眼睛笑得像彎彎的月亮。後來再見，她已經轉職到港樂，說起自己成立的 NGO 組織如何將藝術帶到社區去服務長者，熱情十足。今年再見，她竟已經成立了自己的音樂學校！「我真的好喜歡教育！」她說，眼裡閃着光。問她的教育理念，她引用指揮家 Colin Touchin 的話說：「Let nature take its course.」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璋

圖：受訪者提供



Jenny 在 Silver Academy of Music 中心教學生彈琴。



Baby Music+ 課程讓小朋友從小接觸音樂。



Jenny 曾於香港電台第四台任主持。

李嘉盈 這樣學音樂很快樂！



El Sistema 課程的其中一個特色：讓小朋友親手製作紙樂器。

推廣 El Sistema 用全身感受音樂

除創建自己的音樂學校，Jenny 也希望將風靡世界的 El Sistema 學習系統帶到香港。

1975 年，委內瑞拉經濟學家兼業餘音樂家 Jose Antonio Abreu 創建了「音樂系統教育 El Sistema」，深信音樂可以改變社會的他，堅持為弱勢兒童提供音樂教育。從最初貧民區的 11 個孩子開始，到現在數十萬計的普通階層少年因為這一教育系統而改變了人生。香港藝術節將於 11 月邀請來港的現今全球最炙手可熱的指揮杜達美 (Gustavo Dudamel) 和委內瑞拉交響樂團 (Simón Bolívar Symphony Orchestra of Venezuela)，正是 El Sistema 最為成功的代表。

Jenny 說，El Sistema 的教學方式強調用身體感受音樂，結合歌唱與律動，能增強小朋友的自信與表達。在樂器的學習上，它首先從「紙樂器」開始，讓小朋友深入了解樂器本身，再進出屬於自己的珍貴樂器。「通常小朋友拉琴的動作錯了，是因為用錯力。但紙很輕，他們便容易學會正確的姿勢。一旦掌握了正確姿勢，就能開始用真實的樂器……在此過程中，El Sistema 強調小朋友一開始就是一起彈，也訓練了他們如何看信號，如何把握準確的時機，如何合作與協調。委內瑞拉交響樂團總讓我們驚歎為什麼可以那麼團結有默契，那是因為他們從小就一起如此學習成長。」

一直覺得 Jenny 是混血鬼妹仔，因為她英文地道流利，性格又十分活潑大方。卻沒想到她早年在港就讀地道的中文中學，中六轉到英國讀女子寄宿學校時，還因為語言跟不上而被校方警告要「遣返」。回憶那段日子，課業的壓力自不用說，生活更是孤獨苦悶。上課時聽不懂，課外又難以和同學溝通，滿腹的心緒似乎只有通過彈琴來傾訴。卻沒想到，琴聲引來了同樣愛好音樂的小夥伴，透過音樂與他人溝通，她終於真正融入學校的生活中。「在那一年，音樂轉變了我一生的軌跡，如同人生來到這一刻，突然有了一個巨大的轉彎。」

音樂改變人生

如果沒有去英國，Jenny 也許不會想到改變她一生的會是音樂。如同許多香港小朋友一樣，她從小學鋼琴，但被設定的目標卻功利而枯燥——練琴、參加校際音樂節、考皇家音樂學院的考級試……也如同大多苦於練琴的小朋友那樣，她對鋼琴的情感談不上喜歡，音樂對她來說不是樂趣，而是任務，是壓力。「那時是因為不想被人罵而練琴，每次上堂前都很不想去，記得那時媽咪帶我去上堂，總要用件芝士蛋糕來哄我上去。加上校際音樂節我每次都輸，音樂或鋼琴對我來說是很大的挫敗。」老師過於嚴厲，她自信心曾經很受打擊，也曾因為在一次彈奏中忘譜的可怕經歷而導致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對背譜有着心理陰影，要在演出前狂喝牛奶來安撫情緒。

這種學習樂器的荒誕過程所導致最為諷刺的結果是，當孩子拚命苦練考級，終於完成「完美指標」後反而不會再碰音樂。音樂與藝術對人生的意義在對成績與技巧的追逐中被扭曲，甚至被剔除了。

「當我去了英國，我才明白，我原來在香港只是學樂器，不是學音樂。」Jenny 說，「學音樂除了彈奏樂器，還有很多其他東西，比如音樂歷史、樂理、耳朵的訓練、參加合唱

團、參加樂團，還要和其他朋友玩合奏。除此之外，我的老師整天帶我去看不同的演出，不單是音樂，還有舞蹈、話劇，甚至視覺藝術。所以那將近兩年的音樂訓練，好像一下子補足了我們所缺乏的東西。」一年後，她更被挑選代表學校去考劍橋大學的音樂系。最後她就讀倫敦大學國王學院，又再取得英國皇家音樂學院碩士。「那兩年簡直像是拿足了我一輩子所需要的音樂材料和養分。」她激動地說，「當時我們全都全情投入，8 點起床去上學，練琴、上課、工作坊、大師班……現在幾乎世界上最一流的名師我都去過他們的大師班，真是眼界大開。我也遇到很多很好的同學，他們胸襟開闊，大家互相幫忙進步，如同海綿般不斷吸收。」

回到香港，Jenny 並沒有朝着演奏家的職業前進，也許有家長看到這裡會驚訝「這難道不是浪費學費嗎?！」

她的人生更多色彩——曾任香港電台第四台節目主持，贏得紐約節(電台節目)「世界鋼琴獎」、港台「十大最受歡迎英語節目主持」及「十大最受歡迎英語節目」；也曾任職香港管弦樂團發展經理，負責籌款；亦曾任教於學校，指導學生參加校際音樂節，為藝發局指導「校園藝術大使」，以及在 HKU Space 教授學士音樂課程。

「音樂的路很闊，不是嗎？」她笑着說，「音樂的目的從來不就是要成為演奏家。當然如果你能成為演奏家那很棒，但你選擇其他的職業一樣很好。音樂藝術是一生人的體驗和鍛煉，最重要是在當中找到快樂。」

學音樂，而不是學樂器

2012 年，Jenny 創立萃華薈 (The Silver Club)，帶領學生以藝術服務長者。而今年，她將理念再度延伸，創建自己的音樂學校萃華音樂學院 (Silver Academy of Music)，希望分享自己的音樂學習經驗，也貫徹自己對於音樂教育的理念。

她希望引進整套皇家音樂學院的理

論，潛移默化地引導學生去完整地體驗音樂。「光學樂器的話對音樂的認知很狹窄，音樂歷史很重要，你不知道它演變的過程，也不知道作曲家的特色和風格，演繹出來的音樂是沒有內涵的。皇家音樂學院的考試不是要你去催谷技巧。短期的催谷只是給你合格的分數，但不代表你真的認識音樂。」她設計出從一歲半到成人的完整課程，希望學生從小就接觸音樂，體驗音樂，從逐步培養樂感，到開始學習樂理、唱歌、keyboard，再選擇適合的老師學習適合的樂器。導師團隊亦是光耀耀，包括香港管弦樂團樂團首席王敬，作曲家鄧慧中、鄧樂妍，指揮家 Colin Touchin、小提琴家 Melissa Nino 等。「這也是我的經驗，如果能夠接觸到大師，你自然會受到激發。」Jenny 說。

如同自己在英國的學習中和同學一起互助提升，Jenny 亦希望學生們找到自己的音樂夥伴。「如果學一件樂器，只是彈給老師聽是不夠的，同學之間互相的配合、鼓勵和刺激，會讓大家快些進步。」她提倡 SAM Buddies 的理念，將不同性格不同特質的小朋友分組配對，發現更能激發學生自發學習的熱情。

而對於坊間對成績的重視，Jenny 也有自己的看法：「不是說一個小朋友要考到優異才是叻。要看的是在他原本的資質上可以幫助他進步的空間，看能啟發到他多少的潛能，而不是用劃一的標準去評定。比賽的偶然性因素很多，我們不要太重視結果，而更重視如何通過這些經驗來提升、進步，以及學會面對挫折。這才是人生重要的功課。」

Colin Touchin 曾說：「Let nature take its course.」這句話對 Jenny 影響很深。「有些東西是急不來的。學習需要沉澱、消化、練習，每個小朋友都不同，開始快不代表他將來都快，開始慢也不代表他將來都慢。學習是自己的鍛煉，而不是競賽。反而是合作，令到大家都可以在音樂中進步。」

周末好去處

「永生傳說—透視古埃及文明」展覽

古埃及充滿魅力，令世人着迷。「香港賽馬會呈獻系列：永生傳說—透視古埃及文明」展出了六具屬於 3,000 年至 1,800 年前在埃及生活和死亡的木乃伊，以及約 200 多件珍貴文物之外，還會展出利用電腦掃描技術研究這六具木乃伊所獲得的數碼成像資料。為了進一步豐富參觀者的體驗和讓他們了解古埃及永生的意義，香港科學館特別採用了最新科技，包括 3D 立體投影、虛擬實境和全息圖像等，設計和製作多媒體節目及一系列互動展品，解構古埃及神祇和符號，以及全面闡釋當時的人民生活和科技發展。

日期：即日起至 10 月 18 日
逢星期一至三、五 10am 至 7pm
逢星期日、六 10am 至 9pm
地點：香港科學館

2017 台灣牛肉麵節

「2017 台灣牛肉麵節」將於 7 月 1 日至 2 日一連兩天旋風式登陸本港，帶來難得一見的麵食嘉年華！每年台灣「觀光局」配合台北市牛肉麵交流發展協會均精心搜羅最讓人垂涎的牛肉麵名家，誠邀主廚們來港親手炮製「台北國際牛肉麵節」得獎作品，今年登場的八大高手即將重新洗牌，以四大絕招揭開牛肉麵最豐富的真實內涵。大會更力邀曾遠赴美國東部巡迴演出的台灣實踐大學羅漢門文化劇團首次訪港，編排兩天合共四場的「禮讚寶島·精彩台灣」歌舞演出，濃濃台灣風情打造精彩夏日！為支持寶島美食之光，休團中的蘇打綠鼓手史俊威 (小威) 更將於 6 月 30 日出席「2017 台灣牛肉麵節」開幕禮。
日期：7 月 1 日至 2 日 中午至下午 7 時
地點：荷里活廣場 1/F 明星廣場



斯美塔納國際鋼琴大賽 7 月落地香港

歐洲著名的斯美塔納國際鋼琴大賽將於下月首次落地香港。該大賽於上世紀六十年代始建於捷克共和國赫拉德茨·克拉洛市，是為紀念捷克音樂之父——著名音樂家貝德維赫·斯美塔納的音樂成就而創辦。歷屆大賽中誕生了如科瓦塞維奇、蘭基、羅惹等樂壇大師。我國著名鋼琴教育家、上海音樂學院副院長、中國音協理事李名強先生是第一屆參加斯美塔納國際鋼琴大賽，並獲獎的中國參賽者。

為了進一步促進中國與歐洲的音樂藝術交流，捷中文化藝術協會與捷克佩爾森市政府、佩爾森州政府共同協作，於 2012 年首次設立了斯美塔納國際鋼琴大賽中華區。2012 年 2 月，首屆斯美塔納國際鋼琴大賽中華區比賽於北京圓滿落幕。同年 3 月，大中華區比賽前三甲中來自西安音樂學院的李賀橙子、左夢琛二人遠赴歐洲主賽場參加斯美塔納國際鋼琴大賽決賽，最後通過激烈角逐，分別獲得了亞軍和季軍。選手左夢琛隨即被捷克佩爾森音樂學院附中錄取，獲得免費學習的機會。

今年，斯美塔納國際鋼琴大賽的大中華區比賽分賽區初賽於 3 月 1 日起展開，首次設立的香港分賽區選拔定於 7 月 9 日舉行，之後的 8 月，將在北京舉辦大中華區比賽總決賽、大中華區比賽頒獎典禮及歐洲鋼琴大師音樂會，11 月，優勝者則將赴捷克參加第 33 屆斯美塔納國際鋼琴大賽總決賽。

當遊戲遇上舞蹈：《西門說》顛覆規範與自由

遊戲如何結合舞蹈？舞蹈怎樣跨越文化地域的創造？由法國編舞家艾曼紐·汀 (Emmanuelle Vo-Dinh) 與香港不加鎖舞廳館合作的《西門說》(Simon Says) 有兩個來源：第一是西九文化區管理局的牽線，2015 年 9 月策劃為期五天的「新作論壇」工作坊，讓艾曼紐與不加鎖的舞者初度邂逅結緣，持續發展和共同探索完成這個作品，2017 年 1 月在法國首演，6 月再回到香港的舞台；第二是兒童遊戲的啟發，類近「老師話」的遊戲，一人指令，其他參與者跟從，失敗的被罰出局，還有是上世紀八十年代流行的電子遊戲「西門」，根據顏色與聲音的排列次序考驗玩家的記憶能力——就這樣構成了這個作品的基本風格與核心主題：即場的遊戲展演、關乎規範與自由的爭持。

法國象徵派詩人馬拉美 (Mallarmé) 說看舞時我們應該清空腦袋、不預設任何概念，憑藉舞台景觀帶領無邊無際的想像飛翔，讓舞者的靜與動、飛躍或沉落閃爍詮釋的靈

光，這樣才能進入藝術的狂想世界，潛行神秘的、詩意的本能！看《西門說》也應如是，開放自我是唯一進入舞境的鑰匙，我從「編舞」和「舞者」兩個界面切入——《西門說》的舞台是一個遊戲格局，地上佈置了類近「九宮格」的陣式，中央是遊戲區域，前後左右四格是舞者暫歇的外緣地帶；整個作品的風貌很奇特，沒有故事情節的起承轉合卻帶着敘述的脈絡，以動作組合的演化和變奏來推展結構；表面很即興，舞者彷彿隨意走動、隨機應變，其實卻是經過精密的計算和排練，預先算好每個動作的節奏和移動方位，準確執行而不容有失；一小時的流程把玩不同的肢體程式，彷彿小圈子遊戲，卻逐漸拓闊而成公眾的議題。

從編舞的設計意念看，艾曼紐以緩慢呈現細節：上場時，四個舞者以極其遲緩的姿勢示範七組動作，強調方位與人體的構圖，是整個舞蹈構作的基礎，充滿規律和標準的況味；然後在音樂和聲效的變動中，舞者改以不同的快慢速度和跳躍腳步，變更人與動作的分配及空間走動，動作是一樣的，但因着時性的改變而出現迥異的效果，有時候甚至因為節奏太急而形成崩潰或甩漏的狀態，失誤的舞者被否決出局。中段音樂響起，先是古典的交響樂，接着是爵士樂，然後還有民族樂曲及三者的混合 (remix)，舞者因應跳出芭蕾舞、爵士舞、馬戲體操和民族土風舞，古今中西的格調搞雜和，產生極度分裂又非常喜劇的荒誕感，體認了當代文化與地球村的身體形相，一層一層的框架如何曾經被定義、剝那打破。可以說，艾曼紐以「遊戲」的核心結構編舞，那就是如何逸出規範？所謂「遊戲」必定存有規則，舞者在「畫外音」(voiceover) 的指令下做出符合相關要求的動作，展示了最基本的生存內容，人在被操控的環境下，必須考量兩個問題：個體是什麼？自由在哪裡？如果必須參與遊戲、維持資格、不能離場，到底要作出怎樣的犧牲？值得麼？而那些操控的聲音從何而

來？誰人賦予權力？能否反抗？叛逆的結果是什麼？舞台上這些議題以小見大，從個人到社群、從玩樂到工作、從日常到政治，莫不如此！

《西門說》的四位舞者丘展誠、黃翠絲、李偉能和李嘉雯的演出充滿層遞的質感：以自然的態演出劇場風味，以日常的身段漸入激烈的異相，以熟練的技藝轉入疏離的境界。例如他們採用「咪嘴」形式唱演卡拉 OK 的法文歌曲，外相很投入，內相很衝突；他們也常常彼此爭持、急速說話，既為自己辯解也為投訴他人，場景很聒噪，聲音很空洞，即使說的是廣東話，也常常語意和語音含糊不清，折射了我們的城市生態環境、社會噪音和政治喧鬧！又例如他們會愉悅地笑，笑到一發不可收拾的時候變成了狂笑，狂笑到了盡頭竟然哭出喊叫，看着舞者抽搐的背部，散射肉肉的掙扎！又有時候四



《西門說》攝影：Steve Li @ Junes Production

個人很有默契也純熟地完成指令，但總有一個或兩個人發生變故，不是連累夥伴導致遊戲失敗，便是被排斥邊界成為局外人，激發觀眾思考群體與個體的矛盾如何破解？怎樣在劃一標準的洪流裡保持個人不被同化的異質？從「舞者」的角度看，四人充滿喜感的舞動和說白的韻律，在時性、節奏與情緒漸變的進程上，逐漸揭示個體跟世界、跟別人牽制的關係。可以說，《西門說》不單顛覆了舞蹈的框架，也解構了看舞的方式，蘊含非一般的創造意念、突破成規的實驗，觀眾必須打開慣常觀照的視框，才能看到經過時間歷練而來的想像力如何擴張幅度，然後根據自身的體驗找出感應的方圓，一切不落言筌便餘味無窮！

文：洛楓